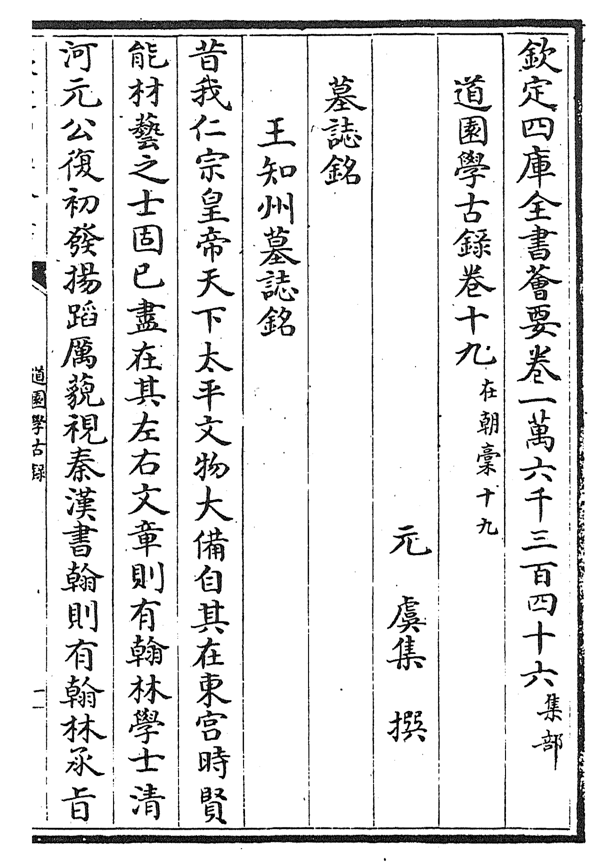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錄卷十九　在朝稾十九

元　虞集　撰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

吳興趙公子昻精審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
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
眷遇益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
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
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直曲盡其體
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宫圖以獻世稱爲絶
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徧覩古圖書其識
更進益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戸總海運

於江陰常熟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鑲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事得官為保義郎數傳為自强生挺挺好佛

學生由宇在之至元二十五年卒時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為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緊子之功功繇名藝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玆其徵

曾巽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

廟朝廷修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大天子出獨
見親祠太室而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彬然而來
時則有若廬陵曾君巽初著鹵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
禮樂圖五卷書三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烏哲
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事太常禮部會議
皆以其書為然太常禮儀使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
丞相以告天子有詔太常以圖書與著書人入見而巽
初得對玉德殿上曰禮樂之盛如此皇帝之所以尊也

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以官於是太常奏為
大樂署丞未幾議立圓丘方澤奉太祖皇帝以配天凡
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舞與博士雜議巽祕引援攷據沛
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圓丘值天
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巽祕在壇上領羣工登歌作
樂音節諧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武宗皇帝賓天
而太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還西江之
上延祐元年典瑞曹勛光祿薦為典瑞知事弗就中書

用御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為編修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學著周易治鑑及充廣郊祀鹵簿舊說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斡齊爾丞相入為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旨名見斡齊爾丞相番直命巽初以其書待於駿龍門下上方盥未御膳斡齊爾丞相言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旨名入徧閱其圖悶人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勑秘府藏之而命斡齊爾丞相傳旨命巽初為學士巽初不敢當力

辭遂循進奏爲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七年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即親祠太室始服衮冕大駕之至廟也有司倉卒凡旗幢繖蓋之屬就以立仗行省重大率數人持一物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弗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上意丞相拜珠太常伊蘇濟斯奏取秘書所藏巽初圖書而鹵簿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甲被采飾者作於江

西庀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盛然與巽初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巽初亦不以介意識者多之有詔留守造五輅留守名衆工謀之皆曰自建都於茲凡宮殿城池園囿輿車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精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歷獨以為輅古禮器誠不知其法柰何省官考工殊憂之迺曰必欲為之無如魯應奉者命巽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

動中繩墨工人咸悅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故事遂巳而巽初亦歸居數年為天歷二年以集賢照磨名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于奎章閣未報予言於朝薦為太常博士亦未報三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巽初遽以寒疾歿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纍然孤子之在側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為次第其家世云曾氏本武城人郕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新室始遷江左唐

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輝居吉水宋至和中割吉水置永豐而曾氏占永豐載陽舉進士鉞舉八行又五世悱融水縣簿尉簿尉生元老廸功郎浙西常平主管文字贈朝請郎朝請生睎顔仕宋為御史為兵部侍郎為江西安撫積官朝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以子德裕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繼母沈氏贈永豐縣君巽初既貴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子三人如璋如寶國

子生如瑄女如琇如瑗如璟壻周禎何潨蕭斗生巽初諱巽申以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之歲得年四十九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巽初所自卜也巽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兢兢然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内典體甚清羸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誦至旦無曠廢愛古器物名書畫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

致美集成三卷心性論理氣辨經解正訛合若干卷崇文鹵簿志十卷明時類藁若干卷超然集若干卷韻編杜詩十卷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聞錄二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第為連州教授而我大父尚書實守連嘗薦之巽初為撫州儒學錄時我先公參政寓崇仁道過必來見某也與其兄弟先後皆同朝而巽初尤久善故宜銘銘曰

維盧陵曾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以茂盈恒以美德

出見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埀文聲逮於我朝父子迭榮肅肅兵部宋名御史風裁整峻荷褱有煒天命維新濟濟來朝迺使學事殿於烝灊才名孔揚將名將用而不少留宰木云拱伯氏之來令譽四馳逢時制作試於百為入直翰苑出掌考功曾未幾時以退為恭文事之委人曰季氏季氏舒舒弗亟弗靡擧體清虛奉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治平百年禮樂斯備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言旂常載塗

法駕軒軒方行而尼天意有待於赫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憲是司以其書聞天子用咨于時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欝欝之松茀茂而摧洋洋之淵茀暢以洄故山之麓藏此遺志志藏氣傳澤在孫子

胡彦明墓誌銘

公諱景先字彦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資慎愿寛厚方幼時以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為含容以不欺為主本無與之忤者或忤之亦不以介意而忤者至

自悔責謝待之亦不問於初里有貸人錢者多至十數萬貧不能償主者責之急將自經公呼而與之語曰錢可得死不可復生何遽為此乎因出已金使償之其人得不死既而為券質公所公笑而焚之由是共服為長者尊之曰翁至不敢以字稱之兄景哲早世兄子亭在襁褓鞠育教成之不異已子事寡嫂岳氏有禮内外無閒言子彛以儒學進用歷踐臺省與謀議侃侃正色不為俯仰明識法令出入經史言於廷中與宰相相可否

率闕政事大體為時名臣大抵公之教也今年公年八十朝之賢士大夫樂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也相率為歌詩以道之使歌以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日公方與親戚高會言笑飲食如平時忽舉手謝客端坐而逝又十日訃至京師彝為位哭踊俟旦見星而行某往弔之彝匍匐號於某曰請忍死一言彝抱痛終天無所逭罪敢以誌墓為託某退而考行事事狀云胡氏世本河南鄢陵人族葬之墓有豐碑參樹皆龜趺螭首

雖其文契漫漶考其時則故宋若金之顯仕者也國家
兵至河南河南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君始來彰德
遂為彰德人其三弟皆歸故鄉而胡氏之在彰德者自
府君始以爕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以爕貴
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請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
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
安定郡侯三拜而彌尊公不以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卻
車馬不御與故人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

以彝為左右司數請歸養不許乞郡便養又不許朝廷亦知公之康强也留彝為工部侍郎公娶黄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公精神不衰子曰彝其次曰規歳貢憲府使為東宮典寶掾女三人婿曰鄭闕王闕李闕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婿曰樊闕侯闕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大德中某與彝同為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久矣彝為工部主事時來就養某得拜於床下焉瞻其容止之淳愨聽其言

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媿其凉薄而嗟嘆其福禄之未艾也於時南人有為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燋澤不至濡何以能若是名庖人問之對曰法以上下釜皆新鑄置肉其內無旁附竅其欵頂趾加火焉公曰得無損釜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蹙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數十年今一食輒毀吾不忍也後勿復為某於是嘆公之慎於用物者葢如此事雖小可以觀德焉故善觀人者嘗於其微此之謂也然則公之家

再世封君身享榮養而子孫多且賢所以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為之銘曰

胡氏之先胄繇神明族於鄢陵歷時積榮安陽之分則自鄢至敦本尚質以啟其世質本伊何稼穡書詩百年發興不亟不遲祖父孫子具名法從橫金拖紫異席同寵宗伯啟之考工成之蔚蔚翰林中立勝之既壽既考盛德則有有而弗宰益以遺後有水維漳清流洋洋維是固深千載不亡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以泰定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卒於官朝之大夫士來弔巷隘不足容車馬既歛殯諸京師東南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以為何致客之多也踰月將歸葬於其鄉於是太子府正臣李某府正簿周某來告於某曰趙君之子㓜其藏也無以識諸幽則無以示久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時事則日既遠矣請托銘於來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

子之志乃求其爵里歲月以授某而叙之君諱某曼齡其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尚書工部辟知印轉八作司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留守司照磨京畿運粮提舉彰德路林州知州户部司計覆實司提舉典設署丞拜監察御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諱珪者其大父諱訥鄉人士尚其文雅著聞稱曰柳溪先生者其父也先生贈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澶淵郡伯夫人李氏追封澶淵郡君者由曼

齡貴而推恩也娶宋氏亦澶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者一人林童也葬某鄉某里者從先塋也昔太常公歿太夫人使之游京師卒能成名以成親之志曼齡之孝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以及於妻之黨其幼穉自我而俯育婚嫁者若而人及曼齡歿哭之哀如喪其所親焉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於正術施無不能而宜於法律所交游無賢不肖懽然以相接而陽秋之辨亡所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

職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倦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林鄉郡也曼齡習知其土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寛條約以佐善良剔蠹敝以革厖雜糞瘠土為沃壤通末作以佐民用又以其隙為儒學新孔子廟為醫學新三皇廟民不忍其去具刻諸石至今存焉國家宗廟之外别立神御殿於佛祠㑹其成功率其費十餘萬及曼齡董役工加於常而費省其半復以歸諸計相於是重有賞賚以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以練習擢御史由御史擢

丞春坊嚮用矣年不踰六衮官不過四品而遽以卒告

此人之所以為曼齡惜也銘曰

帝眷春坊慎簡賢能載謀載詢家用克承濟濟多士孰

是之使靖共正直曰必御史峩峩法冠易其綬圭食轂

食飲或謹攸司書功計勞不日以進如何不淑泯以澌

盡安陽之墟有木離離昔辭而遊今歸以依其依維何

永安以固利其後人至於終古

葉謙父墓誌銘

國子生鄞葉恒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弔諸程時叔氏之館初予司業成均時叔擢進士爲僚恒用近臣薦補入學由時叔以見予是以弔諸恒去之踰年時叔爲之請曰恒欲求予誌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謙父甞欲以事功見於世而無遇於用乃退而自修於家家有昏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恒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遣恒官學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卒業乃歸葢其志如此今不幸没而恒也不及視其屬

纊故其哀尤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於宋景定三年四月丙申卒於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歷二年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褚氏祔子恒恂恂為謙父弟之後女溫適陳亨淑適王壽朋孫男震女靚銘曰

士之制行審歸於是弗及於己久以昜子求道習禮足以歿世神相其志克成永久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冤近起於州縣而飛霜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吏大小有可書則書之葢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路治中驃騎尉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仲信字誠之者今朝列大夫陜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元十四年誠之為遂州吏目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人一人各以事相從入城會莫投逆旅異室以宿夜半男子者潛趍婦人將私馬而婦人已為人所殺流血狼

籍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旦事覺捕卒蹤跡得男子吏文致之欵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者名逆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久居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善之既而交惡以去誠之密以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之具言狀殺娼而不知為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獄具男子得不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甲殺人而匿其尸事具五十日而尸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因實殺人

尸久將不可驗緩獄貫死吏豈勝責耶松有山多石疑尸在焉率吏卒索之時春猶寒蟄未啓有大蠅薨薨馬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緩轡從蠅所之有亂石如壘者蠅投隙以入命卒發石尸果在而李甲伏辜至於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州吏目位在天子命吏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人人不以庸廢事貪侮法若誠之所為者天下不致刑措已乎故誠之之事予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況其子請誌

其墓可不具諸以示來者誠之之先平陽隰州永和縣屬步里人大父定昂仕金為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邊人畏之父順以貞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既内附遂居焉誠之年八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贈仙靈郡君子四人恭讓禮敏銘曰

昔漢于公治獄不寃自信有報於其子孫天人之㑹間不容髮彼抑克伸我暢斯達遂松之郡迹於京都吏責

之難期會走趍鲁是岸獄遑究遑恤此有良吏克盡厥
職疑似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以天暖泉之墟
藏器以往優游餘年就木斯葬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
德而豐旋吉則封邑於仙靈我君我長子子孫孫百世
來享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則
好義而能文若王孚公信其人是矣公信生而失其父

四歲母又歿然卓然能自立稍長獵於水濵見大魚在水中即下馬手搏之挽以登岸即大蛇也蛇得脫逸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之矢自口貫咽喉蛇宛轉跳擲而死人固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以是自多退然若不勝衣循循然待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物束以絳巾因坐守之自巳至未無至者且日暮有婦人號而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質鈔二百五千至此憩

而遺之既喪資事亦無及不死何待公信擲與之不交
言而去里人多知其事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
泗之間學益進所至人師禮之其子某與鑒書博士柯
九思同以說書事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來求書其
父之事而表其墓曰始先父以孤子贅李氏生三子而
某獨存又得官至七品而父母皆得封亟思有以表之
先父嘗以永平為隘曰隘則窮非吾樂也子孫亦不宜
居是京師乃天子所都吾得托魂魄於其郊則余志也

而爾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永平屻焉繼以荒饉存殁弗寧而某奉先父於城東有固有安非先父之明乎乃為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信嘗及許文正公門所與遊者皆一時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兵法嘗用憲臺薦教授冀州以恩封從事郎李氏封宜人子三人某某官早世某承事郎某官思立蚤世公信以泰定丁卯某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九銘曰

力可以武而以文舉道有遺金義有不取京城之東土

厚以容馬鬛之封永固無窮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之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德之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歎曰前數十年兵事未戢民無以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聚之樂又在京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時則暴棄夫天之降材矣乃屬家事於其子以教孫為已任度館舍於所居之近禮大儒先生以為師命守誠與間

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饌羞使施教受學者無或他慮或曰子欲賢孫之速肖則勿汎及使而孫得專師焉可也宜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為教也豈有私乎且觀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能容而已益從其招延者故中書參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司業齊公伯亨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學文譽日起宜之心喜之而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宮第一人登第歷館閣清要為御史而宜之已久去世不及見矣守誠

之同年進士呂思誠鄉人也適在史館訪采見聞以闕

守誠曰若吾大父而盛德未有所記載也時日以

遠則事日以泯不亦悲夫乃相與謀以予甞識宜之也

來求表其墓云宜之姓王氏諱得福其先朔州人自諱

彥府君從應州生伯元仕金為某州管領人匠官佩金

符生璋娶胡氏金亡時避地太原之陽曲始為太原人

諱璋君嘗以歲三月見太原人上塚泣然流涕曰吾獨

不得以杯水洒吾先人丘墓乎宜之時年十四矣立侯

少間啓曰大人何甚慼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槀葬應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墓在州何方有故人親戚誰何知殯所乎則具以告明日宜之徑走應州物色得墓負遺骸以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母初不知其去也鄉人共歎異期望之父殁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競敦讓友愛其配韓夫人克成其志閨門之内其教行焉有二女子方亂適父母俱晨出及午而飢煮豆以食及熟相讓不肯先日晡父母歸猶未食之也宜之嘗病而劇久之

乃愈取古醫經讀之得其遺法深意又從名醫和氏決疑遂高於其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名名之省中主醫事病得藥而瘥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入矣義無兼取卒弗内而貧者更稍與錢米使得以為生以為常稍遷諸路官醫提舉宜之歎曰吾儒者竟以醫名乎遂棄官不復仕嘗行道中得遺珠固宿留道側俟之則西域大賈所遺也賈直鉅萬宜之詰得真賈所遺者即投之賈均請以萬金為謝不受也築室京師先立祠堂買

墓田國門外又購旁近閒田以待親戚之無以葬者蓄書至數千卷居小齋編書郃子擊壤集中詩以自況持已毅以介治家儉勤與人交誠慤周厚有古君子長者之風焉延祐二年二月廿一日卒年八十子男晦御藥院大使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壽陽縣男女二太醫劉寂太廟署令劉盆其婿也孫男守誠監察御史曾孫男射亦向學王氏遂為詩書家雅有令望原其成教則自宜之矣銘曰

猗歟王氏世德未宣自朔遷應至于太原侃侃宜之時來京師教其子孫學禮學詩煁然輝光為時聞士堂封孔崇百世兹始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員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倪居敬字行簡永豐人循循退讓而人弗敢與之狎兢兢自持而人不得病其固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為貴游講說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

知無所敢忽不矜以取憎不佞以求合氣平色溫自其師友不敢以其生之遠而鄙夷之也不幸不及仕而死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況其親乎其同舍生盱江朱禮悌以其親之意來求墓銘居敬生至元己丑延祐戊午游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補國子伴讀天歷己已貢其名於吏部於此又二年始得注官乃以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滄洲之長盧病舟中同邑曾仲謙醫者也實同舟療之五日而卒槀葬道

次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
處父曰魯母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
來歸而以喪至哀哉銘曰
離别栖遲垂十餘年宦學之成甚苦且囏得官身後槀
殯道間傷其親心子所為歎我為墓銘表其能賢以慰
其親俾後有傳
鄧伯某甫妻田夫人墓誌銘
鄧存之奔其母之喪也其友虞某弔之存號而言曰烏

乎存忍棄朝夕之養千里來京師從辟御史府誠幸太夫人康强時勵節立身得君之禄以為養今不幸不然矣抱痛終天哀哉亟歸葬不敢緩墓有石當誌存不忍言也予幸述諸夫人姓田氏京兆藍田人父某母某氏生若干年而夫人以疾克終伯某甫生男存瞿女適安西路儒學教授趙瓛君卒若干年而夫人以疾終於正寢得年五十有七寔大德八年十月也明年某月甲子葬於安西咸寧縣洪固鄉從府君之兆也初存嘗為某

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故儒家習詩禮惸惸涉艱險排患難躬教我先君以至于有立及田夫人歸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以當楊夫人之心葢楊夫人勤苦自誓終身不肯御酒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教子率循其故亦誓不御酒肉如楊夫人之志某是以知其爲賢母也久矣故爲之銘銘曰

有賢鄧母下而從夫宅幽永寧歸福厥家

汪夫人墓誌銘

貴谿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三年矣猶日思慕若未葬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有他子婦也而吾大父母樂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以致乳母母曰毋以已子害他人子也皆親育鞠之及長又擇明師以成其慈訓使吾得世詩書為善士於鄉吾母之教也始吾上世傳世唯一子今而後子孫衆多吾母之澤也自吾母主吾家家日以大用日以廣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凡役力粟米公上之

共常裕而弗匱吾母之功也吾舅氏貧約自處吾母給助之使得備甘旨以終養吾母之功於姻戚也歲有餘蓄别儲見乏食者隨周焉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今不及養矣又無以顯吾親若幽德之不述將無以示吾子孫則不孝之大者迺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以屬諸為墓銘者云叙曰彭母汪氏也貴谿之田西其鄉也華鄉其曾大父文穆其大父也衍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者其夫也應松應梓應梅應桂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

澤宗溥宗浩宗演宗洵宗濟宗漸宗泳宗湜十有一人者其孫男女則四也紹德其曾孫男女亦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月乙丑其卒之日也石之下有土謂之王𡎺石者其葬所也葬之所有石石有銘爲之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久始克達柯條榮敷柯條榮敷土德之厚如家克繁繇子有母匪彭無盛世鮮弟昆衍自母汪四子多孫孫之多有支别易遠遠而扶䟽視此其

本子孫孫子來省歲時永永勿替石具有詩

鄭夫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表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恒獨居不更娶君子以為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無違禮其死也前先君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不忍忘而㮚也於先樞窆太師越公諱韶為曾孫於嚴州大夫諱似道為孫處州大夫諱洪則孤子也由其有子傳序為適是以重之乃告其友虞某曰子為我誌其墓以銘謹按鄭氏世為

鄞令族太師尚書令魏郡忠定王清之爲宋丞相追贈四代皆太師魯國公魯國公長子曰沖之國學進士贈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曾祖也娶邊氏封太碩人大夫生次申中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贈正奉大夫娶汪氏封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秘閣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娶汪氏封宜人實生夫人夫人諱闕生數歲袁氏請昏有成言及長而歸之袁氏大族歲時廟有祭朔望承問有禮雖易代不廢夫人爲冢婦不及事其先姑能

師娣姒以敬宗事大德戊戌闕月卒年二十九子璋早夭次璀次珖女四長適餘姚州同知趙孟貫餘未行葬在鄞縣桃源鄉之潘奧其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專志一原博極羣藝貫通精實不涉凡陋與之遊者歛然各自知其不足夫人為之配至使歿愈遠而敬不衰其為德可信矣夫昔宋在江南故越多功臣世家惟史氏最貴理宗入在潘邸史衛王彌遠進鄭丞相授以經由是積恩禮義並史氏衣越公由治臨安執經十餘

年門代甲乙相次今徽文獻於越乃在袁氏闕

鄭丞相為之哀及再入相年益老益感邊碩人不忍舍其孫留之左右是時賈似道帥荊湖數要軍用丞相格不下後十年賈相用事遂擯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卒無嗣獨生夫人翰林仕於朝四遷至待制長兼史事璀珖方嚮學夫人皆不及見悲夫銘曰

翼翼維鄭曄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時孫子不顯車服我其承流孰往而復居之恂恂養之循循蔚其

成文夫人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肅夫人久甚匹之獨嗇於天而不有年歸唁無所鬱鬱佳阡夫制其恒子厚於承氣止復升高丘是徵

周夫人李氏墓誌銘

番易周瞰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致之得爲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瞰兄弟出篋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獸

曰麒麟暾作賦千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恱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當數千人無所遇獨暾見知時宰人人羡道暾矣一夕暾感異夢旦而治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爲之喜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暾聞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爲榮而爲感若此惟先生辱爲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而悲之爲次第

其語云暾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為生以資顯祖時榮父天驥以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内助事親理家盈如志常遣暾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暱故能以卒業聞子三人暾明其幼禄女二人其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横山其葬處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寀有饌兮尊有醴不少延兮誰怨樂兹丘兮勿諼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惠正前承務郎四明安君璘卿之夫人是為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奉化郡公贈開府儀同三司岩之冢婦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齊國文靖公彌忠之孫婦贈太師漸之曾孫婦也夫人曾大父太師雍國忠肅公某在相位時生第三子孝宗皇帝賜之名杭孫中奉大夫太府寺丞不歸居蜀居臨安賜第無子以兄子為子諱曾中奉大夫軍器監丞贈令人生子

一人曰紹雍三歲而夭及生夫人最鍾愛不幸監丞府
君與史令人皆即世舅氏取夫人鞠之以適承務君生
子曰晉伯咸伯生女曰婉伯適忠勇校尉温州路同知
瑞安州事阮申之婉伯適沿海上千戸巴哩濟孫曰公
燾公熙公點公勲公杰公點孫女二夫人内外家皆宋
世臣宋亡世家多淪喪夫人相夫子食𦎫無遺闕延祐
三年夫人相夫子醫言天台有靈草生至服之乃可矣
會阮氏婿佐州黄巖晉伯奉夫人以往服食踰年方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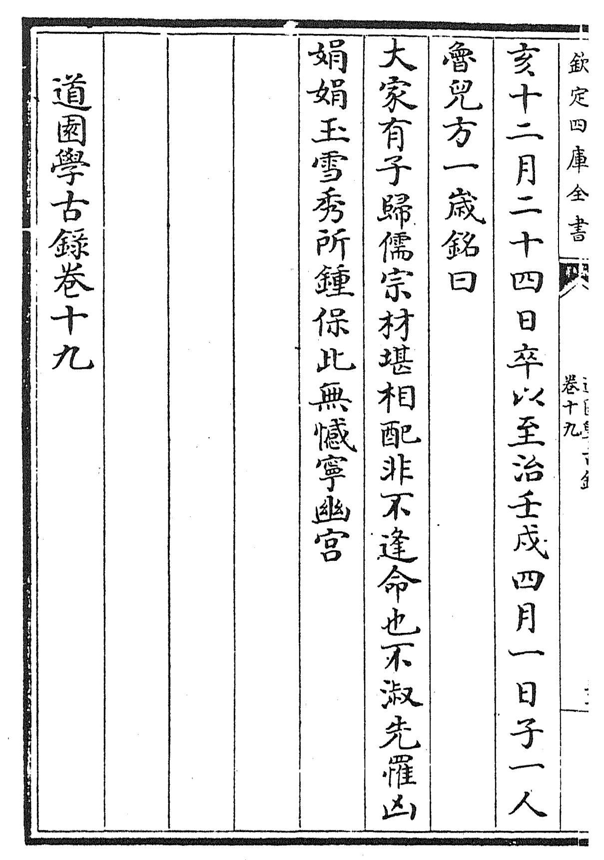
斂乃還鄞延祐三年六月巳酉卒葬之某處晉伯以承務君之命來求銘夫人某大父再從女弟也不敢辭謹敘而銘之銘曰

夫人幼孤舅氏焉賴及長而嬪遭時易代雖于貴宗弗與盛會承夫鞠子實既瘁瘏庶其晚康而身不待緊德厚原何千百載

趙夫人岳氏墓誌銘

夫人諱惟德徽州路績溪縣主簿岳君浚之女平江路

儒學正趙君𤄙之妻台州路儒學教授君辰孫之冢婦也岳望安陽常州宜興人趙本蜀故家今居杭學正故宋衆知政事楊公棟之曾外孫夫人故宋衆知政事姚公希得之曾外孫是以合二家之好焉夫人自大家嬪儒素甚宜其夫而得於舅姑親族敬焉至治二年從學正官平江歸寧于宜興病學正以舟迎之至則夫人歸矣道卒舟中學正不及見哀痛過篤舅姑聞而憐之命𤄙曰予買地其以某年某月日還葬夫人生以至元丁



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以至治壬戌四月一日子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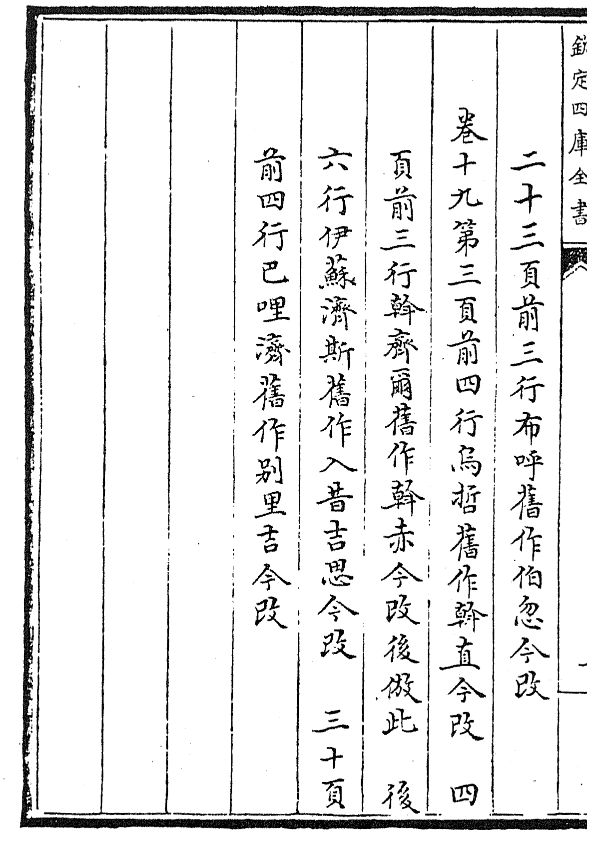
曾兒方一歲銘曰

大家有子歸儒宗材堪相配非不逢命也不淑先罹凶

娟娟玉雪秀所鍾保此無憾寧幽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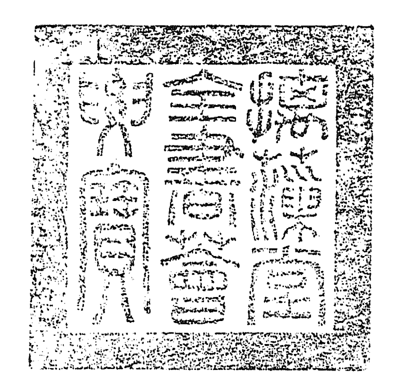
道園學古錄卷十九

謹案卷十八第二頁前八行濟爾哈郎舊作只兒哈良今改後倣此　三頁後七行錫津舊作線真今改　八頁後七行鄂博哈雅舊作阿不海牙今改後倣此　十三頁後八行按巴舊作暗伯今改　十四頁後四行特摩齋舊作探馬赤今改後倣此　十五頁後一行濟蘇舊作只孫今改後倣此　十八頁後六行和卓舊作換住今改　十九頁後八行瑪魯舊作馬剌今改



二十三頁前三行布呼舊作伯忽今改

卷十九第三頁前四行烏哲舊作斡直今改　四頁前三行斡齊爾舊作斡赤今改後做此　後六行伊蘇濟斯舊作入昔吉思今改　三十頁前四行巴哩濟舊作别里吉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四十七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二十 在朝藁二十

元 虞集 撰

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為老子之法者歲以其徒從大駕上都丙午之秋獨先馳還于京師者玄行也玄行行踵門而來謁願有求焉余見其戚然而瘠疑不類夫為其道者其鄉之士有友

於余者為之請曰玄行之母是饒州安仁縣周綠衣氏之裔國賢之女祝君泰來康叔甫之夫人也其歸康叔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以老康叔在宋未嘗一起家教授鎮江終不行自為精舍以居學者賓客之屨滿戶外酒食之饌不以貧過儉母必親之教其長子敬中以儒術世其家三孫矣教其女以嫁于鄧椿氏成家矣蓋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享壽七十有八年玄行為道士遠遊者母志也母卒以正月玄行聞訃以六月將葬以

戊申之四月末葬之銘于京師以歸者兄命也墓在崇義之荷塘山其鄉也康叔之舊墓土疏而善圮今故遷而合之也祝氏世次在康叔之志玄行之末者其母之志之銘也虞集曰悲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旦莫而有待於予言也予何為拒之而無以慰其瘠也銘曰

玄雲滃兮將雨鶴刷距兮抷土有子歸兮藏母窈窈兮碧山坎幽兮及泉夫子往兮二十四年卒同歸兮從以遷噫靈祇兮孔阜相禁呵兮有道逝勿毀兮永久

潁川夫人黄氏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黄夫人諱斯崇其先豫章人故宋吏部尚書諱疇若之曾孫女巽園先生公僅之女也其歸陳也是為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安撫諱元晉之孫婦湖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陳氏自安撫以進士起家宰贛倅長沙守融為邑望族我先從祖亡姑為之配封宜人有二子節推其長次為江西運幹諱㥄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仕郎舉孫次曰懋孫是

為德敬為運幹後德敬方弱冠當宋始亡陳氏故大家
不足以勝新附之重役困廹有甚編𢈔節推為德敬求
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以夫人歸焉敬戒如禮宗姻咸
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嬰家務於搶攘之際竭營辦以
足官道斥簪珥以嫁孤妹歲時祭祀親戚慶吊未嘗疏
闊德敬故昇平公子好賔客輕貨財不以時異事殊為
意而家幾毀焉夫人左右彌縫補苴遺缺終德敬之世
既老益以勤儉自勵掇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諶

以節推遺命為將仕後抱從子宗紀以為已子一門之間母子兄弟藹如也蓋夫人昔聞訓于家庭舊矣其族自雙井分居今富州之沆溪宗人甚衆至尚書公貴顯詩書文獻大聞于世至巽園數傳矣遭世變不能安其鄉來就夫人以居峩冠褒衣動止嚴正口不道非法之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躪藉攘敚略無爭報之意讀書以自怡賦詩以自見雖以慷慨係之而無悶是以夫人為女為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生也以宋

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陳也以大元至元庚辰之冬其歿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日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諶等葬諸長安鄉四都貴𡨋祔葬德敬之兆德敬用江西帥檄爲崇仁江夏廵檢既而棄官不復仕宗諶之子二人長某次某女五人某宗紀之子三人長曰某次曰某幼曰某女二人集大父尚書雍侯既出蜀以宜人之歸陳也過茲邑而因寓焉至於今五世矣是以宗諶等求銘焉銘曰

貴寵之阡陳氏繇興其與降升夫人世家人門實稱寧魄于茲趾美來徵

史氏程夫人墓誌銘

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而光之母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以撫育其孤會國朝以金始亡將併力於宋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二謀出峽以逃生夫人亦將攜其孤依鄰人家翁走東南取黃金囊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

大至即竄身伏林間俱伏者兵盡驅以出列坐地上擬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嫗先免過夫人勉夫人速出金蔑不死夫人曰金亡蹔不死耳吾兒無資以逃終必偕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孤嫗歸幸語吾兒來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嫗求孤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以其孤與櫬求得之即斂以瘞偶值善畫者為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氏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

負之而東至湖州止焉光時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泰定四年三月曽孫台孫來京師以先世郷里之舊来告曰史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曽大母以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内附之後亦未遑於紀述顧以属台孫焉代易事久日就湮沒從事於浙東帥幕嘗以告諸國史四明袁公桷既為之立傳矣而台孫之志有未盡焉唯曽大母之喪既不復可知其處請刻木象神具

衣衾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予某感其言為叙其次而著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嚴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青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名族念賜君歷官行事生没嵗月無可考徵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母氏之志嵗時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為之垂涕於是勇自植立遂以武科

奮積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都鈐轄娶閔氏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脩職郎瑞安府司户參軍至大閒將教授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瑋文早世圭文之幼也聞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爐爇左右臂以代痛母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願以己壽益父夢或告己曰感爾孝念予三齡武翼果又三年乃終娶陳氏子男三人台孫歷浙閩兩帥幕今為某官介後瑋文由舶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女二

人皆適令族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以次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深演蓋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郟山三世矣而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郟山之原隱何隆隆誰其有之自蜀來宮一燼之微三傳彌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史孤不知有躬體則禪續思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從凡爾子孫罔不敬共去之千古猶高古風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殁也葬鄞縣翔鳳鄉鍾奥夫人之子晉伯以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某叙其家世年月以銘其墓丈成故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書其題矣未及刻石而晉伯之子公點公黙相繼殁或謂晉伯曰先親之體魄弗寧則後嗣傷焉今鍾奥之藏深僻絶人迹風氣弗完神靈殆弗安也盍改諸晉伯貧未能也會阮氏壻來𡧍鄞婉伯從其夫以來見晉伯之以是為憂也則曰先夫人於我兄弟尤鍾愛敢不用吾情乎晉伯涕

泣不忍言婉伯曰此吾責也吾聞高祖齊國公與高祖妣戴夫人在辯利寺形勝處也吾家嘗食其澤焉子孫為兆以從葬於先祖禮也舍是弗圖可乎晉伯曰是不肖孤之志也婉伯請於其夫出財以相其凡役伐石築亭購旁近山林以附益之遂以天歴己巳十二月庚寅改葬其處既竣事乃以書達京師命某書改葬之故且曰昔吾母之存也吾妹為吾養吾母之疾也吾妹為吾醫吾母之殁也吾妹助我克成其喪墓處弗利而改葬

也又悉出於吾妹氏夫婦之力晉伯不孝齒髪日以變而嗣息淪沒望其稍有立者幼子公壽而已不及此時求子一言以識先親之終始以表吾妹之所以相晉伯之不及者後之人何所聞之哉某聞其言而悲之故歴叙其事俾刻墓碣之陰且使惇於親愛者有所觀感焉

至順三年七月朔具官虞某記

表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
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
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冀州知事莫
正己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
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為詩文傳之又為作畫象賛及著
哀詩哭之舉其孤廸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
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
又謂某為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為吾伯益所藏云伯益

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盡羣兒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為絶席引寘坐側羣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布呼密翰林承旨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為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得四品官即以伯益為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

二公相繼去世無為伯益言者柳唐佐為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宫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為上客留署其府為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録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行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為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為古仙異人巢一得遇待為幸閻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為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為常始來京師用槖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胷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為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絶者當委身往遊乃稱吾

意耳揚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為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又嘗深坐默究為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為外境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閱桉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却卧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趨與

楊載杜本來而復瞑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耶方伯益在欽某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為生幼女若為得所歸弱子若為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為已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為表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彦材真定路槀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

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徳母李夫人治家嚴伯

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内承家訓而外受學侍

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

定槀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

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皇帝在潜藩

命公主文書講説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皇

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粮具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太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冶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己未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為險兵力厚法

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
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
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
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
戰勝狀則扶鞍立起竪鞭仰指曰天也即賜巵酒使主
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
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庚申世祖即
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

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璮叛據濟南從元帥庫庫岱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璮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珠奉詔取宋召公為屬公辭曰新制諸侯揔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畧使揔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上曰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為

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
中興自輝塔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
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
以静乃為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
家等渠墾中興西凉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
於是民之歸者户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
黄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濟
必特穆爾者鎮西方其下縱横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

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怨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寛裕如貴人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

廷宜勿急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畧
使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
公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
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户大蔚
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
廵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
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廵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
見其墾闢有方公為詩表異其守伊喇令刻石在州治

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圖公奏公為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赫舍哩赫舍哩者阿哈瑪特私人也其徒間安圖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赫舍哩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顧為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哈瑪特知不可譖十三年出公為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鄂勒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為兵者十九

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絶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逦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傭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為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

未運而民已憊矣乃𨒪為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為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

丘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
老人裕宗在東宫數為臺臣言董某勲舊忠良何以不
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為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
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迺召公為太中大夫兵
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
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隷行省狀上集
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
為虎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

薾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哈瑪特用事時商賈賤役
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為不可使阿
哈瑪特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
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
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
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
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掊
克為功迺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倍增而民不擾

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恱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剥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圖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禄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歛之臣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溥

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
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年拜中奉大夫
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
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
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
敢辭遂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
起禀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
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

宋故宫者有司奉行急廹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紓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歛益急有司為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畧言疲國家可寳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廿

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遹王公惲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方是時僧格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僧格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為僧格令人風公賛己功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粮糗粗備而誅責逾急公謂之

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内戕其根本丞相冝思之於是

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

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歛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

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

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自亂將不止臺事不

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摭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

為屈於是具奏僧格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僧

格曰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戇傲不聽令沮撓

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
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
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
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為屯田公固執不可
則又遷公為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
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曰
老人畏寒須煖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内侍視饌公每講
說經旨必附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

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
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謹不敢以見命
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宫牆哀慟
幾墜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
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
失聲今上皇帝將即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
百定以行既即位廵狩繖巴喇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
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聞

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在勤遠畧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時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説或至夜半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宫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向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渥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

之業也是年詔脩先帝實録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論

皆質直忠厚不為華靡其從政寛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歴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為已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藴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頼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已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

為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茍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自言也逮耄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欵故國人有為使遠方

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為開導訓誨足以歆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士亨為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

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珌次適周𢪔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曽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録其歷官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傳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齊勁特穆爾特穆爾布哈稱使者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司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使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實來齊勁者累朝退黜不用布哈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

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愀然嘆曰大夫塔齊也貞因以其說徧告樞府大臣及其幙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之院官親與名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别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中書召貞為丞相掾貞字吉甫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逆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

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巽懦卒無以充其所明而狃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義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則有小闕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録之以待采擇紀載云

李彖賢傳

李彖賢諱崇德長沙醴陵人世以儒名家自其父兄以上多稱鄉先生大德中彖賢獨以材學辟湖南憲府史湖南宣慰使和尚者故丞相楚公阿爾哈雅之子也楚公取長沙有功和尚自幼時摠父兵鎮長沙及為帥頗驕肆郡有織官極絲縷文采之良充貢尚服和尚輒私取之廉訪僉事李棟以職事將劾治之和尚懼使人告李棟於朝曰棟立券強質醴陵民田實不予直明年責

民以直取田又遣問漊怒朝貴故人以事聞有詔中書省御史臺遣人雜問之使者至和尚召田主若證佐嚇之曰不如制使指意禍且不測至庭皆符告者言悚分必死無口可自解象賢在證中會遷廣東憲史不得其辭獄弗具立遣遽逮至即具對使者徒待一語成之象賢乃直視田主曰吾實見汝得錢且汝手自閱天其可欺邪制使疑且怒稍陵辱象賢象賢曰古人有言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我終不以附會成李公死辭氣明辨使

者雖感氣訊鞠辨益明衆色變言益錯選使者乃得其情棣不死湖湘之間人人賢衆賢而風紀之司益憎其人矣衆賢今積官至第六品所至嚴而能恕寛而有制吏畏民愛廉不自矜好賢者固深敬而忮忌者亦無閒言歷官皆在州縣未嘗有纖介吏責又為難能焉

史官虞集曰予在國史執筆論大人君子勳伐德業甚盛而世有卓行奇蹟或以微遠不見書悲夫棣子故人身佐憲府乃質所部民田雖實與直猶非是子不能為

棟説也嗚呼世之畏威顯誣成人之罪寃死者何限姦慝者不足論彼巽懦不自立卒自陷於罔人之列觀衆賢之事亦可以少自振乎悲夫

祭文

祭袁學士文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府卿士以還民或莫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墜遺老或慭力接淵

懿家藏多書侔昔石渠下至琴奕亦最其腴博學洽聞
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
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
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諠公泰而
舒我蹇躗跛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
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勗我慰我亦喜優游自
訖其果曰易春秋曽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
廢學唯子與爾終訂無忘庶其在予言猶在耳俄以訃

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璧府星隕伊邦之痒

伊道之閔區區深悲遠莫致之託公鄉人致此哀辭公

聞之乎不聞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潘博士文

嗚呼惟君負奇挾剛與俗寡諧奮其雄辭邁于等儕國

史編摩歷躋顯階成均之來幸與子偕正道是崇邪說

是排學海狂瀾浩乎靡涯庶幾同舟有濟無乖如何不

淑百癘攻骸奄然永隔風雪蕭齋遣車首丘丹旐掩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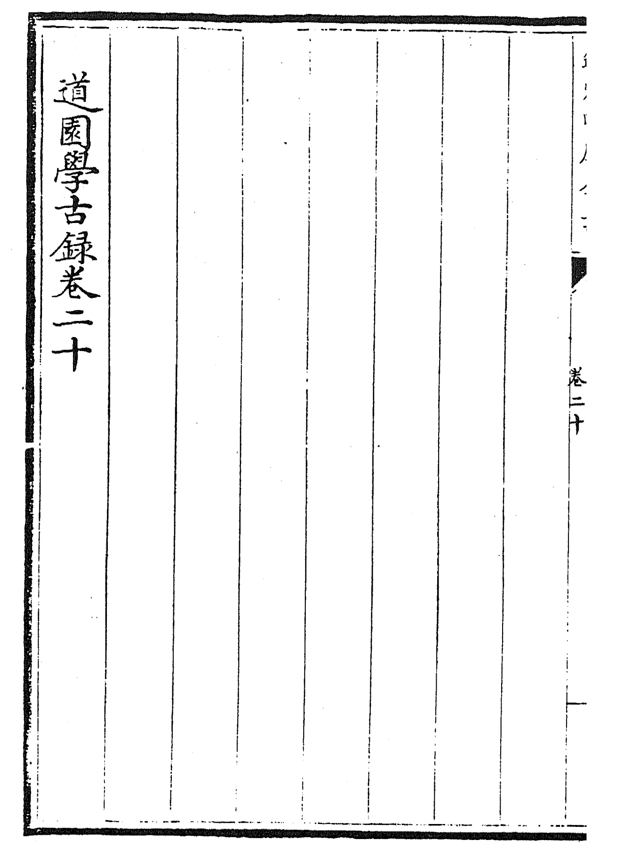
一奠寓哀莫既于懷嗚呼哀哉尚享

謝先生誄

有簡差差有韋貫之有畫有章錯具賛之歴時聖神誕受于天匪私匪虛以命我人孰扶其竒入遯于荒孰迷于微孰其徒行誦言如何譖言如訛致用則那世則孔多維謝仲直氏受簡有自以經以緯以表以裏以知存亡以通變之理相彼炎火日熄于燬懵子不辰與逢于其隊天遂降喪國武以蹶具曰多士朋昏以世蕩蕩川

流莫知其濟防不制于水潰即淪于圯維哲時閔載號載倡彼為不聞覆謂我狂亟伐鼓以告予手弗勝彼靡旆食息弗與弗譍時之逝矣既莫之逮命之訖矣亦莫之噫曰予有鼎有鼎有鬳我哭于庭苟無墜我祀日窮于天靡有旦矣川息于海靡有畔矣倀倀中野曷其歸矣煢煢有躬曷其為矣有山維夷九折其蹊予陟降玆釋我瘏懷素冠纚纚屨數數兮纍纍無容視莫莫兮莫昵匪親究其不識孰是造艱牽予以縶有馬有馬北首

于風中道舒舒以究于心陵隳而夷梧不實矣黍稷則
有鳯不食矣嗟不終食離不淑矣車庫莫升長不復矣
嗚呼哀哉木之云撥返復于土夙誓定命即終于所生
有不取餓有不禦妥乃瞑矣我志卒獲烏乎哀哉言瞻
河洛言索其故或建五以御或虚九以著或畀或否執
子之手誕未遑于訪天弗遺叟烏乎哀哉服勤終遠有
嘉弟子謀謚孔臧築室以祀于父母之邦神具寧止嗚
呼文節亡愧於子紀



道園學古録卷二十